

伏園游記

袁元愔

第一集



南行雜記

I.

到家了。

九月六日的傍晚，我坐在飛也似的京奉車中，向著正陽門疾馳而來，心中不期然而然的得到一個感覺，是“到家了。”這是從前杜威先生一家由福建講演回來時，三個人不約而同的感到過的。但我相信我並不受他們一毫影響。

北京有什麼值得令人牽記？這個問題用理性解剖起來，我實在也沒有話說。不過我一看見這四十天沒有看見的北京，總覺得比初到紹興時看見四年來沒有看見的母親還要親暱，那麼“到家了”這個感想，不發生在紹興輪船將到西郭門的時候，却發生在京

奉火車將到正陽門的時候，似乎也同出一源的了。

我在正陽門一下車來，看見樣樣東西都是我所願意看見的，即如拉車的兜客，似乎也比紹興的“少爺！坐得我個（的）車則（子）起（去）者啣（了罷）！”好聽得多多。這個理由連一句話也講不出；若要勉強說起來，或者可以舉一個象徵。北京是一株極大的枯樹，下面長出一支嫩綠的新芽；而我此次經過的各處，紹興自然更甚，却全是一蓬亂草，要整理也無從下手。或者因這一點不同，我便發生“到家了”的感想。

我是不承認生長的地方爲家，也不承認久居的地方爲家的。所以我覺得這次的旅行不可以稱南歸。我的回去是母親重病把我叫去的，迨回京時我母親的病還沒有全好，所以旅行時總提心弔膽，覺得背上負著一擔重担，與平常沒有其他目的的純粹旅行不同，所以我又以爲這次的旅行不可以稱南遊。自己既有其他目的，那末一切路上的觀察和感想，難免受這個目的的影響，這是我自己也

知道的，但因為保存他的本色，有許多地方索性照著感想時錄出，並沒有修改，因此文中側重感情的話或者更多了。

我不出京門一步既四年了，所以滿想借此旅行找點材料，但後來，坐在京奉車上，經驗便告訴我一切都未必成功。原來旅行之所以可貴，全仗有健全的身體，健全的精神，尤當有客觀的態度。像我這一次的樣子，這三個條件連一個也沒有具備，所以自己也覺得完全給這許多材料戰敗了。酒量窄的人，容易酒醉；久餓的人，據說又容易飯醉；現在知道能力薄弱的人，一旦感受知識太多了，還會患一種知識醉。我實在受不起這麼多的知識，所以被知識醺醉了。我醉中時時想念著大社會學者，大人類學者和大詩人了。他們有那麼大的學問，因為就近找不出材料，所以要跑到非洲去；我們呢，有了這許多材料，却沒有力量享用。

迫感過“到家了”這個感想以後，又想從醉中追找一點可找的材料，把他記錄下來，總算不虛此一行，這結果就是下面幾篇小東西。

II.

戰 氛

仲密先生寫信給我，每每談起山寺中的戰氛，使我發生一種感想，以爲不但山寺，凡屬人類足跡所至的地方——甚而至于凡有生物的地方——大概沒有不瀰漫著戰氛的罷。不過我不是詩人，因而我對於戰氛的見解也不與詩人一樣。我以為戰氛瀰漫著太空，並不是悲慘的事情；好戰原是生物的本性，也是生物所以能進化的惟一原因。戰氛儘瀰漫著好了，——只要不殘殺同類。

生物中同類自相殘殺的很少，最厲害的莫如人了。我們做人類一分子的，應該用力消除這同類相殘的戰氛，並且爲生物本有的好戰性質找一個相當的對象。我以為這對象便是自然。

詩人愛“自然”，我不愛“自然”。我以為人與人應該相愛，人對於“自然”却是越嚴厲越好，越殘酷越好。我們應該羨慕“自然”，嫉

妒“自然”，把“自然”捉來，一刀刀的切成片段，爲我們利用。

愛“自然”的朋友們：“自然”不是好愛的呵。這回淮水南北的人們，可謂飽享了自然之賜了，幾千幾萬的兄弟，那怕你不願意的，也硬要你“與自然同化”了。這是愛恤“自然”的報酬。人不殺“自然”，“自然”便要殺人了，你知道嗎？

我用這個根本觀念做標準，去觀察評判這次經過各地的種種感受。這標準就是：人與人的戰氛幾等於零，而人與自然的戰氛却達于最高度的，這是好的；反是，人與自然的戰氛幾等於零，而人與人的戰氛幾達於極高度的，便是壞的。

例如江北的人們，只知拔幾根“自然的汗毛”來蓋屋，對於自然可謂愛護極了。但是據龔寶賢君對我說，這種草舍到第二年拆卸下來，腐草中盡是三寸來長的軟蟲，就此一端已經够可怕了。倘使你很起心腸，去剝下“自然”的皮來蓋屋，三寸來長的軟蟲就不會光降了。“自然”還該愛護嗎？

這是江北人對於“自然”的和平態度；戰氛之薄，可謂幾等於零了。但是他們人人相互間的待遇又怎樣呢？我離開浦鎮的前一天晚上，一個慘痛的消息飛來了。

工廠裏工頭要荐一個私人入廠。廠中却正沒有位置。他一看只有揚州老五是個孤幫，還可以使點手段。但是當這江北一帶生計困迫的局面，要找工作何等爲難，諷他辭退是絕對沒有希望的了。他於是妙想天開，對廠中同道夥計四五人都暗地說好了，一待老五下工時候，有意同他尋釁，不問皂白，先把他打個半死不活，然後鑽出和事人來，給他抬到醫院。

夥計們遵命辦了。到醫院時，他們問他：

“你辭工嗎？要辭工，我們可以給你代辭的。”

“不辭！一辭沒有飯吃了，女人小孩子都要餓死了。”

“你自己性命都要沒有了，還要管女人小孩子！”

“我不辭！我要問工頭……………”

夥計們一看沒有話可以同他講，大家都溜走了，一面且將私人叫來在廠中先行工作。數天以後，老五的傷痕漸漸好了，走出醫院來想與工頭理論前事。工頭老實對他說，“你難道吃了這個教訓還不夠，一定要把兩顆眼珠斷送的嗎？”

老五記起兩月前一個工人被挖去眼珠的事，便只得忍着氣懶懶的走出。一切都完了。

這是他們人與人的相待！

凡是放棄“自然”不肯去殺戮的人，他的好殺的天性一定要找到同類的人來發洩。同類相殺的人恐怕一輩子只配住草屋的，因為他們把愛人類的愛情誤愛了“自然”，對於“自然”連掘一點黃泥來燒瓦的殘忍心都沒有了。

天下惟至弱的人纔殺人，好漢應該殺自然！

III.

大 水.

津浦路固鎮,新橋,曹老集,蚌埠,門台子,臨淮關,板橋,明光等各站附近的一帶,今年鬧出了一場極大的笑話,無論如何不可不記的。這就是淮河的汎溢。

我在北京是七月三十日下午動身的,八月一日經過江蘇安徽境內,就看見有大水的痕跡:稻穗已經成熟了,只待人早晚便可收穫,水却把他淹沒了半莖;低的地方,連成熟不成熟也看不出了,只露著幾片青葉,表示這水下面原來也是稻田。房屋,樹木,電桿,這時候都變了我的測水深淺的器具。啊!這邊二尺,那邊三尺,那裏還有幾乎半電桿的呢。可是這些東西誰也不來管領,只是懶洋洋讓他攤著。

這是我南行時的景象,是長江大水的遺痕。迨我回來,可就大不相同了。八月十六日我在紹興動身,經杭州而到上海。十八日

離上海，而十九日上海便大遭颶風之災了。從此風呀，雨呀，長江的大水呀，把我緊緊的困在浦鎮者共十三日。長江沿岸雨量本多，益以八九月正是雨季，我在浦鎮十三天，足跡不能下樓梯一步，簡直可說是悄悄的伴了十三天的風雨。本地人不論男婦老幼，誰也捲起褲腿，在水深二尺的街道上徒涉。

我初得津浦車被淮水冲斷的消息，便跑去問車站幾時可以修好，他說照例一天修好的也有，三四天修好的也有。待一等十三天而沒有開車，我似乎心中起了一種感觸，以爲就算天下至愚的人，也沒有候車十三天而不想改走他道的。我於是打定主意，無論天晴天雨，一定在九月二日動身。路呢？到北京的本有三條。從朋友的勸告，京漢路防受戰事影響，北洋輪船防有大風，最安全的莫如仍走津浦路。九月二日早上，我的理想中的雖斷猶連的津浦路旅行便開始了。津浦車南段只能到臨淮關，北段只能到固鎮，這是我所知道的。中間冲壞的一段，我知道他的軌道還在，即使步行也要走到固鎮。

臨淮關將到了。呵，車旁兩面，白茫茫的，是大海嗎？那我們坐的是輪船了，又何以走的這麼慢呢？這時候我一生的經歷樣樣都想出來了，當中忽然引起了我一個記憶，彷彿這種情形已經是經過一回了的。呵，這原是那年冬季旅行時京漢道上的大雪。一片無風浪的水面上邊映著滿天的白雲，這景象與大雪時可謂毫無兩樣了。

臨淮車站四旁，除了少數高地及鐵路軌道以外，盡是一片汪洋。站長的老太太對我說，這一塊是從前的豆田，現在化爲大海了，那一塊是去年的高粱地，收成很好，現在也化爲大海了。我一到臨淮，本想即刻雇民船上蚌埠的。站長說，”這裡到蚌埠，相隔僅兩個小站，鐵路一二十分鐘可達。民船非不可雇，不過極危險。遇逆風時，竟能慢至六七點鐘，代價至少也要八元或十元。好在津浦路後天能通了，你不如暫住臨淮兩日。但是，我知道臨淮幾個客棧都住滿了。地下房不必說，早已是半屋的水；樓房能租人的，每晚至少十元一榻，但已經沒有隙地；就近的醫院，也已住得

很擁擠。”他硬留我在他車站暫住，我也只得住下了。

總工程師拍來電報，九月四日可以通車，不過乘客到門台子須步行一段，約計半里，行李則叫浦口事務所派三四十人到地搬運。北行車開到門台子，由北段派空車來接，南行車則叫南段也照樣辦理。這是初二三的消息。初四早晨，消息又變了。乘客不必下車，門台子危險的一段軌道，上面放著空車數十輛，北行車開到門台子，與空車相接，北來的空車也與軌道上的空車相接，乘客行李等等，只須全在空車中行走，這樣便省事多了。但一到下午，方針又變，車到門台子，將車頭移到車尾，慢慢的把列車向前推去，推過危險地點，再由北段預備的一個車頭把列車接去。如此車頭斤量較重，可不經過危險地點，而乘客與行李，均可不廢搬運的麻煩了。

門台子到了，一切都照計畫實行。軌道兩旁的大水，自然比臨淮更甚。水深浪大，助之以風。軌道震動，上及車身。道旁為風浪冲壞之處，全用車站附近的石牆拆來填補。

車行之慢，幾乎不及人的步行。乘客都懷懷然，甚至不敢出聲。如此四五十分鐘，難關度過，這纔到了蚌埠。蚌埠以北，本來是第一次冲壞的，現在早已修復，沒有什麼危險了。

如此一場大水，我所以當他一個大笑話看，不用說，因為這完全是由人自己招來的。我們只要看成災以後，那班人的態度，便可知道他們對於生命的不以為意了。安徽實業廳派了一個人到各屬來調查實業，據他說，他路經臨淮時候，見有一所大屋，頂上站著七八人。水離屋頂僅三四尺了。他對他們說：

“我船中只有一主一僕，空著呢，你們可以到我們船中來。”

“不要下來，站在這裡不打緊的。”

“為什麼不要下來？”

“屋內都是家具，水退了恐被別人拿去。”

“水還要漲呢。性命都快不保，怎麼還管家具？”

“不！已經問過神明，水快要退了。”

兩天以後，船再經過這個地方，屋子也沒有了，人也不知去向了。淮水下流，五六個七

八個用汗巾或褲帶幫著的死屍，是常常看見浮過的。他們說，這是因為一家人寧願死在一起，不願離散。那屋頂上的七八位，料想後來也變作七八隻蝦蟆模樣的一串，浮出淮水漂到東海去了。

這是他們對於生命的見解。

除了這些人以外，那向著自然掙扎，正如大水中的草木的，自然也還有不少——或在船中生活着，或在高地上搭起草舍來生活着，那掙扎不過的，便和掙扎不過的草木一樣，俯首往死亡的路裏去了。

遇見天災，人也會和草木一樣的掙扎，我看了覺得有生之物對於生命都具同樣的熱誠。但我所不滿意的，人之所以異於草木鳥獸，是在他對於自然，除肉體以外，還能用精神掙扎，除自己以外，還能為他人掙扎。大水來了，大家各自逃命，非但同種族同鄉村的人可以掉頭不顧，就是父母兄弟妻子也可以頃刻離散，掙扎能否得到美滿的結果，看各人掙扎的力量，這與草木鳥獸有什麼區別。

我希望受災的人們，從此得到教訓，頂好

先同心合力的設法防堵。天災沒有不可以用人力預防的。我試問：自以爲有一點兒文明的人所居的地方，是不是應該讓河流永久無邊的？地球上沒有人類的時候，水自然放膽流着好了。但人有人的能力，能把河流引入一條規定的道路，使他不向外面泛濫。現在中國的大河，其流法還是甚古，水勢大時江面也加大，小時江面也減小，這種樣子，如何能保得住沿江居住者的安全呢？我希望大家趕緊拿出自己的精神來，在未成災時盡力預防；還拿出對於他人的同情來，在成災以後盡力救濟。倘不管這些，只知大難來時各自逃命，那麼天災將未有已時，而人類將永爲自然的俘虜了。

IV.

津浦車中一個女孩子。

南行的津浦車上，我的坐位的近鄰，坐著一對男女，從他們的舉動推斷起來確是夫婦，但年紀的相差似乎太甚了。男的和我談話，一問而知爲天津的商人，挈眷回廣東去的；那女的不過二十歲上下，穿著粉紅色的衣服，粉藍色的褲子，不繫裙，並且脫下男人式的皮鞋，把兩腳攔在對面凳上，似乎顯出十分廣東人的神色。遠遠的相隔兩三比坐椅，還坐著一個十一二歲模樣的女孩子，戚戚的面色，看著那一對男女，似外人，又似自家人。是外人嗎，彷彿中間有一條無形的綫牽著；是自家人嗎，却又比外人還著實恐懼，而恐懼中又含著幾分憎惡。兩夫婦吃麵包了，那男的也客客氣氣的遞給我一個，我婉辭了，然後他轉去凶很很的遞給那女孩子一個。我看出他這凶很很的神色，只是裝給他的女人看，我遂明白這三個人的關係是怎樣了。

晚上九十點鐘時分，女孩子早已毫無掛牽的，安然的獨據一個椅子睡了，這時候兩夫婦也全不理會。那男人的勇氣，雖然也能跳下車去買點零星食物來供兩夫婦共吃，但要拋開了這婦人，或說妥了這婦人，分出一點功夫來去愛那本性要愛的孩子，據我看來，却是夢想不到的事。他雖然也間或偷眼去望那孩子是否招冷，但也並不拿點東西給伊去蓋，一直懶懶的在“父性的愛”與“夫性的愛”的歧路上睡到天明。

次日午間，車將到浦口了，客人都整理自己的身面。這小孩子也受著男人的命令，叫伊自己梳過髮辮。伊輕輕的走到他們身邊，用著大力從椅子下面拖出一隻笨重的皮箱來，從箱內取出梳子和刷子，悄悄的自己梳刷，一直到自己打好髮辮，將梳子和刷子再向皮箱中藏好。這時候男人固然不慣這種梳沐的事，只能在旁呆看，那女的也不但毫不援手，反用惡眼斜看伊，冷臉嗤笑伊。同車的許多旁人呢，談天的也靜止了，瞌睡的也醒忪了，只是張大了眼睛，陡起了精神，注視這三個人的